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熙朝快史 第十二回 伸國法豺狼就戮 逢隱士猿鶴歸山

話說多壽聽得芮方這般無禮，只認得要逼他銀子，還未知道要騙他的妻小，忙到四處張羅，終是湊不上數，只得央幾個相識朋友，往那宅懇情。這邊暫且按下，且說曹氏在那邊，過了兩日，風聞多壽輸了幾百兩銀子，到第三日又聽芮方這般說，早知丈夫上了他的圈套，當下便向來太太懇求放回，替多壽料理欠項。來氏笑道：

「你肯住在這裡，大人喜歡，就不和多壽要銀子，還怕有好差使賞給他呢。」曹氏忙問：「夫人什麼主意，我不明白。」來氏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你是個明白人，還要問我大人的心事，怕還不知道麼？」曹氏聽說，連忙跪下，說道：「這事斷不能從，還求夫人慈悲救我。」來氏拉他起身，說道：「這事我也不能作主，大人不是好惹的，你聽了我，省得你丈夫吃虧，過兩天也便放你回去。」曹氏聽了，方知來氏通同設計，又氣又急，忿忿的說道：「欠你們的銀子不曾欠了你們的人，難道還清銀子也留我在這裡不成？」來氏冷笑道：「大人豈真和你們要銀子？」

你不聽我，本是由你，只是你丈夫的事不了，就是你要走，恐插了翅，也飛不上天去呢。」正在說話，只見芮方笑嘻嘻走進來，對來氏問道：「托你的事，說合了沒有？」來氏搖頭不答，回顧頭來看曹氏，只見柳眉倒豎，杏臉嬌嗔，額上的筋都暴漲起來。芮方忙帶笑說道：「我不是有心要害你丈夫，只為了愛慕你的才貌，想你也識得吾心的，就成全我了罷。」曹氏立起身來，罵道：「我那裡識得這狗彘行徑，故中了你們毒計。你要我死，寧可和多壽兩個都死。這沒臉的行徑，斷乎不為的。」

芮方聽得罵他，便也發起怒來，來氏忙把他勸開，說道：「你且出去，吾再設法勸他。」曹氏呆了半晌，到得晚上，來氏又向他勸了一回。曹氏默想：「吾今日衝撞了他，到底要威逼吾的，不如死了乾淨。」又想：「他們防我走脫，處處管著我，答應了他，他們放鬆了我，我才可以尋死路，」當下想定主意，假意對來氏說道：「你勸我的話，卻是好意。只是有三件事你和大人說了，說得成我就從他。」來氏忙問：「那裡三件事？你快說給我聽。」曹氏道：「第一件，要大人立誓不許害多壽；第二件，我做了那宅的人，多壽必須再行娶一個，他景況窘迫，要大人將欠據燒燬，另送他一千兩銀子。」來氏聽了道：「都可依得。」曹氏道：「那第三件卻難對夫人說了。」來氏道：「你說不妨。」曹氏說道：「要擇吉行禮，名分和夫人一樣。」來氏說：

「這也容易，吾就和大人說去。」說畢起身。曹氏忙叫回來，問道：「今日是月底麼？」來氏答道：「是。」曹氏道：「吾已揀定明日，初一是黃道吉日，是和大人說，這銀子今晚便要送去，明日好辦事。」來氏聽了，忙到外邊找芮方，將三件事說了。

芮方聽說大喜，說道：「都可依得他，我就進去，當他面把這欠據燒了，立咒給他聽。」說畢，就和來氏進來，把那借據給曹氏看了，向燈上一映，立刻燒燬了，笑嘻嘻對曹氏說道：

「你要吾罰咒，吾本說不要害多壽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叫來氏點一束香，芮方當時跪下，罰了一咒。曹氏又問那銀子怎樣？

芮方答道：「銀子也只好送去，只是一樣，你說要和我行夫婦禮，我和夫人都依你，只怕多壽知道不肯依呢。」曹氏說：「你將銀子送了去，明日我自自有道理。」芮方聽了，忙到賬房取出一千兩紋銀，差了一個親信的下人，將銀子包好，送到蔡家，並囑咐那人對多壽說，借據已經燒燬，不要還了。那人領命自去。芮方在房內坐談了一會，見曹氏談笑如常，換了樣子，料他的心已改轉了，倒放了心，十分歡喜。曹氏又說：「吾已從了你們，要和夫人一樣，給我另設一間臥房，今晚不跟夫人同睡了。」來氏料他心已改轉了，不過爭些規矩，也就不提防，叫人騰出一間空房，鋪設停當，叫一個丫頭陪他睡去。

曹氏走到房中，將房門關上，催丫頭一同睡下。到半夜，曹氏見丫頭睡得正熟，輕輕起身，把燈火滅了，解下一條汗巾來，掛在牀上，弔頸縊死。到得天明，丫頭起來，瞥眼見於，嚇得衣服都不及穿，一腳三步跑出來，叫道：「不好了！」來氏和芮方尚未起身，聽了知有變卦，也不及細問丫頭，忙起身出來，跑到那邊看了，驚呆得沒有主意。那來氏便叫解他下來，把曹氏胸口摸了一摸，說道：「不中用於。」芮方又氣又怒，說道：「死丫頭，只貪睡，弄出來的事。」說罷，跑過丫頭身邊踢上兩腳。丫頭連忙跑開。來氏對芮方說道：「這是他自尋死的，目今索性報了官，說多壽和他淘氣，避到這裡自尋死的。」芮方心上本恨多壽，就照來氏的話去報了官，一面關照多壽自行棺殮。

卻說多壽，隔夜接到一千兩銀子，又聽得芮方這般說，心思粗淺，只認得曹氏在裡邊和夫人說了情，又是喜歡，又是疑惑，一夜不曾睡著；到第二日清早，忽聽得曹氏在那邊縊死，倒像半空霹靂打下來，嚇了一跳，忙出門四處打聽，方知底細。

回到家中，大哭一場，就請人做了狀子，投廣州府衙門來告狀。

廣州府見被告的是督營中統兵大員，未便傳訊，就將狀子詳送制軍衙門。章制軍名瀚見了，便飭傳那芮方來。芮方本是制軍心腹，十分信任，那日上來，捏飾幾句，制軍聽說，倒反怒這蔡多壽不應訛詐，把他革職了。多壽正冤屈得無路可走，這日聽得康尚書閱兵到臨，便再繕就一個呈子，攔輿呼冤。康尚書一路到來，風聞這案的情由，又彩聽那芮方許多劣跡，都是總督袒護他。當下接閱呈子，叫他在省候訊，一面奏劾芮方。奉旨，那芮方先行革職，交康濟時嚴行審訊。芮方聽得，忙和來氏商量，叫他去到制軍夫人處設法。這制軍夫人王氏和來氏往來，來氏也極會揣摩的人，見王夫人素性愛佛，他便時常將些天堂地獄和那些果報善惡的事添頭裝腳說給夫人聽，夫人投其所好，因此認他為寄女，和他十分親密。這日來氏進去，將這事告訴了夫人，求他救援。王夫人聽了，道：「不妨，我和大人說了，包管你沒事。」來氏道：「聽說這康尚書公正廉明，不徇情面，倒是這個上有些利害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論起來，這康尚書豈不是大人的一輩年姪？凡事他也不能專主，終須和大人熟商的。」

你放心，包管你丈夫的功名開復就是了。」來氏聽了，再三叩謝。回來和芮方說了，芮方也便放心。

卻說康尚書，奉旨會審這案，就約定了日子，往總督衙門，會同了章制軍，傳那芮方審訊。芮方仍是一派胡言，康尚書駁詰再三，芮方供詞閃爍，堅不吐實。尚書想要用刑，章制軍聽了，便說：「威逼情事，究無實據。而且這曹氏自行尋死，其中恐有訛詐。此事未便聽一面之詞，遽將職官用刑。」康尚書已駁詰，芮方無言可對，忽聽制軍有心迴護，便叫退堂，將芮方交差看管，過日再審。康尚書回到行台，暗想：這案前後看來，威逼情節已經顯見。今日用刑一訊，便可水落石出，可恨章名瀚多方袒護，那芮方有恃無恐，不可究詰。當下想了，便將這案暫且擱起，待閱兵之後，接到鄉試，制軍人闈監臨。中秋夜，康尚書忽檄府司，提芮方到行轅親訊。芮方倚仗制軍的勢，挺撞不服，尚書喝叫用刑，正在刑訊，忽見有人從總督處來說：「制軍夫人請康大人過去，有要事面談。」康尚書聽了，料到為這事說情，便道：「今日已晚，明日一早過來。」那人又道：「夫人說有要事，今晚就請過去。」尚書笑答道：「了卻這案就過來。」那人只得回去。康尚書問了幾句，便喝用嚴刑，芮方圖賴不過，只得招認了。尚書叫畫了供，就令牽出行轅，就地正法。那時正打三更，制軍已托兩司來懇情，甫到轅門，只聽得號炮一聲，料已不及，便就不進行轅，回衙門去了。康尚書審結這案，便專折奏請，將曹氏旌表，又奏參章名瀚任用匪人，壞法亂紀。奉旨革職，永不敘用。從此康瀚清威名日著，每到一處，老幼瞻仰。

巡閱已畢，進京復命，行過山東地界，忽有一個不僧不道的騎了一隻禿驢，在前面過來，衝突儀仗。護衛的親兵正在趕上捉拿。龔清連忙止住，下車一看，不是別的，就是從前送畫的那個朱喙。當下見了，各敘衷曲。朱喙說道：「尚書功名成就，夙願已償，若不作歸山之計，以後的事，有似畫蛇添足了。」

龔清即恍然大悟，到了夜間，改裝易服，便從了朱喙，一同去辟谷修仙不知所終。

後人有贊語四句道：